



情关西游

从《西游记》到《西游补》

张怡微
著



张怡微 著



情关西游

从《西游记》到《西游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关西游：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张怡微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325-8058-3

I. ①情… II. ①张… III. ①《西游记》—古典小说
评论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8710 号

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项目成果

封面绘图 汪玉砚
选题策划 方晓燕
责任编辑 方晓燕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隗婷婷

情关西游：从《西游记》到《西游补》

张怡微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16,000

印数 1—5,300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058-3/1·3046

定价 38.00 元

张怡微让我一个《西游记》学的门外汉给她的新书《情关西游》作序，实在勉为其难。本来，读《西游记》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具体情节已经模糊，如果领受了任务再去读，难免过于功利。好在她的这本书并非一本故事书，而是对《西游记》和《西游补》的意义的德里达式的“增补”。哲学就是对意义的思考，我还能说上几句，故而应承下来，有了这篇不伦不类的序言。

《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古代小说。长期以来，该书的诞生和作者一直成谜，虽经胡适和鲁迅等人考证，认定该书为明人吴承恩所著，但此说也未成定论。关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是众说纷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意即无论心神，还是欲念，都需“驯伏”，在此意义上，《西游记》不过是一篇劝喻贤文。

胡适的评论更为消极。他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此处“玩世主义”是否就是西文的“犬儒主义”(Cynicism)?如是，则大有考究。犬儒主义本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学派，创始人是西方先哲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大名鼎鼎的第欧根尼(Diogenes)。此君行为放荡，不拘礼节，善讥讽，爱骂人。在第欧根尼看来，不论权势、荣誉还是金钱什么都是浮云，而且日常人伦礼节也是虚饰。犬儒主义意味着愤世嫉俗。犬儒在西方传统中受到许多人的推崇，福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与第欧根尼相比，其他的希腊先哲都只不过是哲学家，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哲学英雄，因为他能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着“说真话”的要求。但是，犬儒主义还有另一形象。在罗马时期，一些自命为犬儒的人东施效颦，表面上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私下里却声色犬马，出入豪门，沦为玩世不恭的俗儒、贱儒，玷污了犬儒形象。我们不知胡适所用“玩世主义”何意，但无论如何，仅着眼于嬉笑怒骂和滑稽有趣，已使《西游记》迷们感到失望。

清人张书绅对《西游记》微言大义的评论最为平实隽永：“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如果人生在世各有正

业，而人生正业又各有其道，如是则《西游记》就与我们有关了。张怡微把这段话作为题记，正是想把《西游记》作为一面“镜子”，让人透过这面镜子反观自己。《情关西游》是一种非典型的写作，体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文中既有对《西游记》故事疑点的释疑解惑，也有对人情世道的借题发挥，中间又穿插名家评论，看似闲庭信步，实则苦心孤诣。借用张怡微的微信公众号，这本书写的正是“自怡微言”。

作者的书名《情关西游》就埋有伏笔。孙悟空由石猴风化而来，本无情扰。作者指出：“孙悟空‘无性’，自然就没有生殖、没有情关。”到明人董说的《西游补》才补入孙悟空的情难，“情关”对孙悟空才有了实指的含义，似乎书名未能涵盖《西游记》，重心完全放在《西游补》上。然而，“情”有多解。撇开《西游补》中的情难，“情关”之说也是贯穿全书的。虽然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无性”、无情，但是，作者已道出自己一直“情系”《西游》。钟情是最好的钥匙，正是“情关”西游，才有了这些“自怡微言”。另外，孙悟空虽然没有儿女私情，但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矢志不移，体现的不正是佛教普度众生的“圣情”吗？

书中有许多“微”言大意。在“从卵生石猴到‘美猴王’”中，作者提到，孙悟空原为一石猴，乃自然造化，但自然在创造生命的同时，却不负责创

造“觉悟”，也不自然和必然地催生出“启迪”。石猴是在“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之后，才有了心、有了魔，也有了命运。这段话说得极有哲理。觉悟或“心”不过是善恶之官能，有了它，人才为人，但正因为有了它，也就有了心魔和记挂，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不也是走出伊甸园才开始有了觉悟的必要和救赎的愿望的吗？

在“好名的石猴，未名的命运”一节中，作者借孙悟空的名字谈到“命名”问题。孙悟空在书中有许多名字：“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孙行者”等，其中对他意义最大的是后两个名号。命名是成人礼，正是通过命名，个体的生命才进入人伦世界。虽然“美猴王”、“齐天大圣”这些名头很风光，但只有在他有了“孙悟空”、“孙行者”之名后才对自己的生命有了觉解。其实，“命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就争论“名”的意义。在实在论看来，名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可循名求实；而唯名论认为，命名是完全偶然的，它只是声音和符号，没有内在的意义。其实，这两种观点皆有囿限。名字固然是声音和符号，但被命名者一旦有了对自己的“名”的依恋、觉悟和忠诚，名字就有了贴己的生存论意义。孙悟空在西行途中几番负气离开又几番回头，就是圣人行迹中展开的名与行的辩证法。

一些人把《西游记》视为孙悟空的成长小说，

但张怡微更多地把它视为一部悟道之书。孙悟空花果山称王，既有权力，又有自由和享乐，何不快乐哉？然而，孙悟空想到自己有一天终有一死时，“忽然忧恼，堕下泪来”。死亡是每个人最贴己的有限性。西方古代哲人曾说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海德格尔也有“向死而生”的说法。生死问题是孙悟空最先感到烦恼的问题。他先是选择入阴曹地府，在生死簿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以期长生不死。然而，长生不死之后，孙悟空却有了新的烦恼。就如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中的主人翁雷蒙·福斯卡食了一种神奇的药，可以长生不死。但他在活到了六百岁，阅尽人间百态之后，不死对他已经是一种折磨和天谴，以至于最后他用拐杖不停地敲打着死亡之门，呼喊道：“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因为对不死的人来说，一切选择都无意义，一切可以再来，没有喜也没有悲，也就没有了“触情生情”的缘由。怡微在书中多处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不老与长生”中，作者借“有缘吃得草还丹，长寿苦捱妖怪难”的诗句谈到，“长寿不是件高兴的事，自有苦处，也惹来险难”。在“心猿与心魔”中又指出，《西游记》由孙悟空的“小我”意图起始，他先是“畏死”，但等求到不死之方后，仍觉不放“心”。这说明，不死不足以诠释永生，永生问题比“不死”问题更深沉、更幽暗。正是经历了西行的磨练，孙悟空才逐渐悟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

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只有到了此时，孙悟空才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超越了生死的心魔，进入到永生之境。此中所悟之道固然是佛理，但也可通达俗世。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之途中难道不也想超越“小我”，求得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放心”吗？

在《情关西游》中类似的思考还有很多，读者可以与作者一起去思考、去证成。理解全书的总纲在书的结尾：“如果说《西游补》写得最好的是关于‘人的处境’的勾画，行者是行者的镜子，我们却照出了自己的情难。”泛而言之，《西游记》的意义不就是：行者是行者的路，我们却照出我们的人生。

汪行福

2016年3月1日

序	溢出的意义	1
上编	世道与末技	1
	游戏与西游	3
	从卵生石猴到“美猴王”	7
	好名的石猴,未名的命运	11
	哲学与幼童	14
	不老与长生	19
	“小妖”与“大人”	23
	求名与求官	26
	给无价的灵猴定价	29
	没有薪水的孙大圣	33
	明升暗罚的“招安”	37
	事人与人事	42
	《西游记》中的“金钱”	46
	被删节的“唐王游地府”	51
	幽灵之家	55
	心猿与心魔	60
	无能的唐僧	63

猎人与樵子	67
孙悟空学本领	71
孙悟空的局限	75
唐僧的潜能	79
术与能的制衡	84
争名与争功	87

下编 虚无与情难 91

饿眼与贪看	93
眼泪与圣徒	97
无情僧与粉骷髅	102
情关、情种与情路	106
行者的“情关”	109
《西游补》的时空	114
行者与容器	117
鱼肚情结	120
虚无与情难	124
“情”的造型与延展	127
失灵的行者	132
梦僧董说	135
镜喻与补天	139
物色与名色	143

后记 几处园林皆绿暗，一番风雨又黄昏

147

上编 世道与末技

“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

一直以来,《西游记》都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古代小说之一。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它是最早的大IP^①(intellectual property)元文本。且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它的改编获得了民众更大的宽容度。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西游记》的大型改编作品出现,却很少有人对它的改编、演绎有忠实度上的苛求。

大家不把《西游记》的改编当真,是因为人们本来就将其视为“游戏”,所以不管它被改成什么样,只要还是五圣的人物形象,还是西天取经的使命,就能得到观众基本的认同。

成功的视觉化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会比原著更为深入人心。譬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其实从未自称过“俺老孙”。每当与妖怪发生打斗时,他偶尔自称“孙爷爷”,但更多时候他喜欢说“你孙外公”、“你外公”、“你老外公”。又如电视剧中唐僧向女儿国国王告别时说的“若有来生”,书中也是没有的。因为台词太深入人心,取代了原书,在观众心中生根。

①

其原意为“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更广泛意义上来讲,是那些被广大受众所熟知的、其衍生品可开发潜力巨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

至于电影在“西游”改编中加入了“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的忏悔，佐以《一生所爱》或《女儿情》等音乐的渲染，实际上对《西游记》原著在后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三界越界、神魔起源、精怪法力等表现方面，视觉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着人们对于元文本的想象空间。

总之，不管《西游记》爱好者们愿不愿意，它隔三差五就会被重新搬演于电影、电视、连环画、电脑游戏中，因缘际会又红一遍。家长们将之视为名著中的儿童文学，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也跟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不断适应着“西游”故事新的叙事形式。这是很有趣的情形。

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所以既然是游戏，又何必当真？

时下关于《西游记》的热门议题，多也是受到电视剧和电影改编的影响，是追问世情的。《西游记》的生命力，在于历经了时间的检验，它始终不退流行。每个时代，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各人有各人的偏见。譬如说，三不五时就会在网络上掀起热议的三界权力秩序中的“编制”问题，唐僧和孙悟空的感情问题，唐僧肉的吃法问题，妖怪的法器和

法力问题，各路精怪的后台问题……这些在专业的《西游记》研究中其实都不算是主旨问题，但是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却是热门的关切，自然而然也就投射到了读者对文本的想象中。

许多阅读的疑惑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譬如：为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普天神将不能擒拿，取经路上却连小妖都打不过；几次菩萨出手帮忙，却都要求孙悟空“许败不许胜”；牛魔王周旋于妻妾，孙悟空与八戒争功——这些看似无意的设计，都潜藏着人情世事之理。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就说：“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能从古老的小说中看到自己和自己生活的时代，是小说本身的生命力所在。

总而言之，四大奇书中，就算魔幻如《西游记》文本，其所呈现的依然是人间的世情伦理，它发迹于民间，展现的是一种世俗却实用的“生活力”。这种“生活力”与其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人间常识，不如说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幽微、缓慢的互动方式，涉及了家庭生活、士绅、官场、市场、司法审判、社会流动等各个领域。聪明的读者自然会循着它的脉络从阎浮世界的深海中打捞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来。

我对《西游记》研究不深，却十分有兴趣。每次重读，总有些很小的问题会在阅读中时不时地跳出脑海平面。这本小册子，拟以“西游”为“照体”，

糅杂“补入”与“续衍”文本的视域，旁涉其他小说中活生生的、杂色的人。力图让那些遥远的小说人物，从“他们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言》），将文本内在的灵明，映射至我们的生活之上。